

Insensitive Semantics

A Defense of
Semantic Minimalism
and Speech Act
Pluralism

语义最小论与 语用多元论

[挪] 赫尔曼·卡珀朗 [美] 厄尼·莱波雷◎著
刘龙根 杨 枫◎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Insensitive Semantics

A Defense of
Semantic Minimalism
and Speech Act
Pluralism

语义最小论与 语用多元论

[挪] 赫尔曼·卡珀朗 [美] 厄尼·莱波雷◎著
刘龙根 杨 枫◎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 容 提 要

本书旨在为语义最小论和言语行为多元论的结合而辩护,并批驳激进语境论。语义最小论认为自然语言中只有数量有限的一组词为语境敏感的,其意义需要在语境中加以确定。而言语行为多元论主张言语行为内容,即话语意义是随使用语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受制于语用因素。本书适合语言学学者、教师、学生和相关研究者阅读研究使用。

All right Reserved. Authoris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John Wiley & Sons Limite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 rests solely with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not the responsibility of John Wiley & Sons Limit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original copyright holder, Wiley & Sons Limit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义最小论与语用多元论/(挪)卡珀朗(Cappelen, H.),
(美)莱波雷(Lepore, E.)著;刘龙根,杨枫译.—上海:上海
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2512-5

I. ①语… II. ①卡…②莱…③刘… III. ①翻译理论-
研究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01244 号

语义最小论与语用多元论

著 者:[挪]赫尔曼·卡珀朗 [美]厄尼·莱波雷 译 者:刘龙根 杨 枫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200030

电 话:021-64071208

出 版 人:韩建民

印 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4

字 数:243 千字

版 次: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313-12512-5/H

定 价: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 读 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769-85252189

卡珀朗将本书敬献给凯特

莱波雷将本书敬献给两位老朋友——教会他
生活的布赖恩·麦克劳克林和再次教给他哲学的
巴里·勒韦尔

中译本前言

意义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千年老题。尤其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哲学出现语言转向之后,追问“意义”之意义更成为语言哲学的核心课题。

人类社会迈入 21 世纪以来,语言哲学界对于意义底蕴的不懈追问又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相继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语义最小论与语用多元论》就是这些成果之一。这部著作与雷卡纳蒂的《字面意义论》、博格的《最小语义学》并称 21 世纪初语言哲学三部曲。这三部著作虽然均以意义问题为研究对象,但理论视角不同、立场观点迥异,为我们理解意义概念提供多维度的启迪。

本书旨在为两种观点的结合而辩护:一种即所谓的语义最小论,认为自然语言中只有数量有限的一组词是语境敏感性的,亦即其意义需要在语境中加以确定;另一种观点是言语行为多元论,主张言语行为内容,即话语意义是随使用语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受制于语用因素。在为这两种观点的结合做出辩护中,作者着力批判了语境论者的立场。激进语境论者强调语义内容普遍受语境因素的制约;温和语境论者则声称,语境敏感性表达式的数量远不止本书作者框定于所谓“基本集”中的那些语言表达式。作者断言,温和语境论的立场无法维系,最终必定滑向激进语境论。但是,正如语义最小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博格教授所言,目前语境论的大潮汹涌澎湃,最小论则渐成孤岛之势。更多的学者却认为,语境论与最小论尚难分胜负,最终将鹿死谁手我们拭目以待。因此,对于任何关注意义理论研究前沿动态、关心语义学/语用学发展走向的研究者与学习者,本书无疑是必备读物。

本书英文原名为 *Insensitive Semantics: A Defense of Semantic Minimalism and Speech ACT Pluralism*,直译应当为《非敏感语义学:为语义最小论与言语行为多元论而辩》。有的学者将之译为《自足语义学:为语义最简论和言语行为多元论辩护》不无创意。本书之所以采用现在的译法,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其一,semantic minimalism 主要指坚持将语境因素对语义内容的影响或制约限定在最小范围的一种理论,Minimalism 并不旨在使语义内容最简化;其二,许多言语行为理论家认为语用学的中心任务就是研究言语行为,有的甚或将言语行为论视作语用学的代名词;其三,笔者

虽然并不完全赞成将言语行为论等同于语用学,但鉴于书名逐译的规范以及译著读者的可接受度,勉力在信达雅之间寻找平衡。尽管原著作者在前言中表示不倾向于使用语义内容与语用内容这样的术语做出区分,但考虑到翻译语境的制约因素,相信我们实施的言语行为应当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同。当然,受译者水平所限,译文中纰缪舛误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和学界同仁不吝指正。

最后,在学术著作出版比较困难的今天,拙译能够顺利付梓,由衷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领导的鼎力支持与外语编辑部负责同志的辛勤努力!

译者

2014年10月

前 言

自 19 世纪末至今,语言哲学中围绕如何区分语义内容与非语义内容(或者用我们不倾向于使用的术语表述:如何区分语义内容与语用内容)的研究文献连篇累牍、令人困惑不堪。这场争论归根结底是关于如何在人类交际理论中表述语境敏感性的问题,涉及话语语境影响交际活动的方式(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什么是话语语境以及什么是处于某个语境中?)。假如对上述问题模糊不清,就不可能对语言哲学中任一论题表明立场,因为将什么作为语义理论之证据取决于最终如何划定这些分界。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认识论者、形而上学者、心智哲学家、伦理学家、美学家、哲学逻辑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文学批评家、认知科学家,或许其他所有的人,都把提出这个或那个表达式是否为语境敏感作为关注点。理论家推断的语境敏感现象往往远比人们可能想象的多得多。所有这些主张都以关于人类交际中语境作用的一般理论为前提。

本书的宏伟目标,旨在为一种简单朴实的语境敏感观做出论辩。这种关于语境敏感性的观点你可能只需稍加反思就会理解。我们的观点大致如下:在自然语言中,仅仅存在几种易于鉴别的语境敏感性表达式。在英语中,这些表达式是人们熟悉的词语,诸如 I(我)、you(你)、that(那个)、now(现在),等等。实质上,我们认为在上句这个“等等”后面并不存在深刻的奥秘或有待揭示的惊奇现象。

基于此,我们为两种观点的结合而辩护。我们为这两种观点都起了别致的名称:语义最小论与言语行为多元论。假如这些观点正确(的确是正确的),那么,许多哲学家、语言学家就犯下了一些根深蒂固的错误。不仅如此,倘若我们的观点正确,那么,业已发表的数量可观的论著中的主要论点就是基于一种内在的不相一致的观点之上。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观点对于过去一个世纪中有关这些问题的文献具有深刻的批判性。我们对于同行的观点所作的这些批评需要冒相当大的风险,所以,我们在表述所批判的观点时努力做到谨慎仔细。本书包括了广泛的诠释性章节。这样,我们希望读者最终不仅了解一种正确的观点,而且清楚地了解过去一个世纪关于这些论题之争的形成过程。

本书的主要批判对象为那些过度夸大语境在语义学中作用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我们将这样的哲学家称作**语境论者**。贯穿我们批判语境论的主线是,语境论不能阐释我们是如何**跨语境**交际的。人们也许在信仰背景、目标、对象与感知输入等方面不同,但却能够相互理解。他们可能意见一致或观点相左。他们可以对某个相同的主张加以言说、断言、声称、陈述、研究抑或嘲弄。交际理论倘若不能对这何以发生做出解释,那就称不上合格的交际理论。语境论者无法提供这种解释。本书中提出的是与言语行为多元论相结合的语境**非敏感**语义学(即我们称作语义最小论)的解释。

鸣 谢

八年前,我们撰写了《论语义学理论与间接言语之间的所谓联系》。自那以后,我们又写了一系列相关论文,论述言语行为内容、语义内容以及语言哲学中各种版本的语境论。本书替换了其中的几篇论文,这几篇论文撰写时间尽管比本书早得多,但仍未付梓。显然,一些作者无论其编辑准备将最后期限延长多久,他们都将无法如期交稿。然而,本书对这些业已发表以及我们希望能很快发表的原有论文加以整合,并进行了加工完善。

在我们开始合作之前,莱波雷于20世纪80年代同巴里·勒韦尔合写了一系列研究戴维森的论文;他即将出版一部同柯克·路德维格合写的两卷本专著,论述戴维森语言哲学;他还同杰里·福多尔合写了一本专著和多篇论文,研究语义内容的本质及组合性问题。所有这些研究在其对语义最小论的信念形成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卡珀朗最初接触激进语境论是于1994年弗朗索瓦·雷卡纳蒂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所作的系列讲座上,这些讲座格外具有启发性、发人深省(其内容为雷卡纳蒂的《字面意义论》提供了基础)。同雷卡纳蒂以及参加讲座的其他人(包括斯蒂芬·尼尔和约翰·塞尔)的讨论使卡珀朗踏上了语义最小论的研究道路。对我们共同影响最大的是贾森·斯坦雷。斯坦雷同佐尔坦·绍博合写了一篇论文,为对限量词域确定中的语境论立场提供辩护。研读他们的论文,同时几乎是不断地同贾森开展一种“不遗余力消解一切理论体系”式的对话,对本书产生了催生作用。我们感激这些哲学家中(不加局限)的每一位所给予的帮助与灵感。

我们还要感谢许多其他的人。书中这些章节的初稿内容曾在五大洲的几十家单位和几十场大会上宣讲。本书内容我们分别都已经给本科生、研究生讲授过几轮。我们向上述所有这些活动的参与者致谢,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对可能遗漏的名字我们先表歉意),我们特别要感谢:K. 巴赫、M. 贝克、A. 伯泽伊登霍特、D. 布莱尔、E. 博格、M. 加西亚—卡平特罗、R. 卡斯顿、D. 查默斯、J. 丘奇、L. 克拉普、E. 科拉扎、S. 卡明、M. 戴维斯、R. 艾鲁加多、C. 高尔克、M. 格莱氏伯格、P. 戈弗雷—史密斯、D. 格拉夫、G. 哈曼、J. 霍索恩、J. 休斯、K. 约翰逊、D. 卡普兰、C. 肯尼迪、J. 金、K. 科瓦乔维奇、

R. 拉森、S. J. 莱斯利、P. 勒德洛、K. 路德维格、B. 麦克劳克林、E. 马维尼奇、R. 梅、M. 纳尔逊、T. 帕森斯、J. 派里迪尔、P. 皮尔特鲁斯基、S. 普赖德里、M. 赖默、M. 理查德、S. 希弗、R. 希瓦茨切尔德、A. 森尼特、E. 肖特斯利夫、T. 赛德、R. 斯坦顿、D. 斯托利亚、M. 斯通、Z. 绍博、K. 泰勒、C. 特拉维斯、B. 韦瑟森、S. 惠勒、T. 威廉森、D. 温布莱德，当然还有已故的 D. 戴维森。

L. 伯克利与 S. 丹西在本书的编辑中给予了帮助，E. 肖特斯利夫编写了索引，J. 迪安为本书的付梓提供了帮助，我们一并向他们表示谢忱。

目 录

第 1 章 概览	1
----------------	---

上编 从温和语境论到激进语境论

第 2 章 诠释：语境论的方法论	14
第 3 章 语境转变论的不稳定性	33
第 4 章 诊断：语境转变论为何遭误用	46
第 5 章 不完整论的不稳定性	52
第 6 章 岔论：约束与隐含指示语	62

中编 批驳激进语境论

第 7 章 拒斥激进语境论理由之一：无法通过语境敏感性检验	78
第 8 章 拒斥激进语境论理由之二：使得交际活动成为不可能	113
第 9 章 拒斥激进语境论理由之三：内在不一致	118

下编 语义最小论与言语行为多元论

第 10 章 语义最小论	132
第 11 章 语义学与形而上学	143
第 12 章 语义学与心理学	164
第 13 章 言语行为多元论	177

参考文献	194
索引	204

第1章

概 览

对一些天真烂漫的学生做下面这个实验：列出几个无可争辩的语境敏感性表达式，诸如 I(我)、you(你)、now(现在)和 that(那儿)。然后要求他们选出与其类似的表达式。这些学生很擅长做这种事情。他们会一致选择像 yesterday(昨天)、those(那些)、we(我们)这样的表达式，而决不可能选择 penguin(企鹅)、red(红的)、know(知道)或 dance(跳舞)。假如你直接问他们是否认为“企鹅”类似于第一人称代词“我”，他们肯定会以为你在开玩笑；当他们明白你不是开玩笑时，就总是会回答“不”。当然，他们可能会出错。资深语言学家和语义学家更加精确的直觉也许能够表明，我们在这些方面的自然倾向出了差错。但是，我们却并不这样认为。我们相信，那些最初清晰有力的分类是十分正确的，而对此视而不见的语义学家则误入了歧途。

在卡普兰的经典之作《指示词语》的第一页上，有一列他称之为指示语的表达式。稍作阐述，这一列表有如下述：人称代词 I(我)、you(你)、he(他)、she(她)以各种格和数出现(如单数、复数、主格、受格、所有格等形式)；指示代词 this(这个)、that(那个)以各种格和数的形式出现；副词 here(这里)、there(那里)、now(现在)、today(今天)、yesterday(昨天)、tomorrow(明天)、ago(之前，如在“他两天之前离开了”中)、hence(forth)(从此(以后)，如在“从此以后不再谈论”中)；形容词 actual(实际上的)、present(现在的)(Kaplan 1989a, p. 489)。表示时态的词语与词语的体貌所指称的时间也是这样确定的。还有一些语境词，包括普通名词(如“敌人”、“局外人”、“外国人”、“外侨”、“移民”、“朋友”、“本族人”)以及普通形容词(如“外国的”、“当地的”、“国内的”、“民族的”、“进口的”、“出口的”(参见 Vallée, 2003; Nunberg, 1992; Condoravdi and Gawron, 1995; Partee, 1989))。^①

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将把这组表达式称作语境敏感性表达式基本组(简称基本组)又叫作一组真正的语境敏感性表达式。

为何选择这些表达式呢？为何不将诸如 red(红色的)、know(知道)、duck(鸭子)、every(每个)、good(好的)、happy(幸福的)等包括在这一组表

^① 老实说，我们对所谓的语境词表示怀疑；也许并非偶合，这些词语并未在卡普兰(1989)原来的列表中出现。我们让你们在读过本书后自己决定。

达式中?这是卡普兰那篇经典论文中一个有趣的事实——他并未对此做出解释。他根本没有看到有必要对其选择的例子加以解释或辩护。最终,他针对指示词以及其他语境敏感性表达式,创立了一种精致的语义学理论。但是,他的理论预设,他所阐释的对象是显而易见、明白无误的。

本书的主要目标在于,为构成卡普兰方法论基础的纯真直觉提供辩护,批驳普遍存在的种种质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同时也为关于语境敏感性在自然语言语义学中的作用的某种观点加以论辩。这既是某种语义观之辩,同时又是一种语义内容观之辩。

本章旨在为后面的内容做一概览。此处,我们并没有真正展开认真的论辩,只是很快地提出本书副标题所倡导的观点,即语义最小论与言语行为多元论;介绍主要的敌手(激进语境论者与温和语境论者)以及他们的观点;本章结尾将简述本书的论辩策略。

1.1 语义最小论简介

在此引介阶段,我们只列述语义最小论的三个尤为重要的特征。所有这些特征本书后部都将做详述论辩(特别参见第10章):

1) 语义最小论最显著的特征是,这种语义理论只承认极少的语境敏感性表达式,从而认为话语语境只对语义内容产生极其有限的影响。仅有的语境敏感性表达式正是对上面罗列的那些十分明显的表达式稍作增减。这些表达式不仅十分明显,而且经得起语境敏感性的某些检验(具体见第7章)。

2) 因此说,所有语义性语境敏感性都是由语法方式(即句法地或语素地)触发的。

3) 除了确定这些明显的语境敏感性表达式的语义值之外,话语语境对从语义层面表达的命题别无效应。从这种意义上说,某个句子S的语义内容是(当我们对句中明显的语境敏感性表达式的语义内容加以调适或使之保持稳定时)说出这个句子的所有话语所表达的命题。

略举几例:假若时态保持不变^①,只要鲁道夫是头驯鹿,说出(1)的任何话语皆为真,并表达命题鲁道夫是头驯鹿。^②

(1) 鲁道夫是头驯鹿。

只要鲁道夫长着红鼻子,说出(2)的任何话语皆为真,并表达命题鲁道

① 正像我们将在全书中所做的那样。

② 语义最小论,正像本书中理解的那样,无需对语义内容究竟是命题还是真值条件或是什么做出抉择。在整本书中我们试图保持中立,既以真值条件又以命题表述有关问题。

夫长着红鼻子。

(2)鲁道夫长着红鼻子。

只要鲁道夫是快乐的,说出(3)的任何话语皆为真,并表达命题鲁道夫是快乐的。

(3)鲁道夫是快乐的。

只要鲁道夫吃过早饭了,说出(4)的任何话语皆为真,并表达命题鲁道夫吃过早饭了。

(4)鲁道夫吃过早饭了。

只要鲁道夫不知道企鹅食鱼,说出(5)的任何话语皆为真,并表达命题鲁道夫不知道企鹅食鱼。

(5)鲁道夫不知道企鹅食鱼。

假如你为有人竟会专门为如此显见的结论加以论辩并著书而感到惊讶,那么我们与你深有同感。问题在于,我们当代同行中有相当一部份人拒斥这些看法(见下文)。(大概可以不夸张地说,我们关于(1)~(5)的看法当前只为哲学家、语言学家中的极少数人所持有,至少是在那些对相关问题做出思考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中是如此。)我们在本书中试图反驳那些颇具影响的相反观点。论辩的很大一部分聚焦于言语行为内容与语义内容之关系以及言语行为多元论发挥核心作用的方面。

1.2 言语行为多元论简介

下面是言语行为多元论的一种概括(更加充分的表述见第13章):

由任一话语所言说(断言、声称……)的不是一个内容:确切地说,有无限多的命题被言说、断言、声称、陈述。所言说(断言、声称,等等)的内容取决于一系列广泛事实,而不仅仅依赖于从语义层面表达的命题。这种内容取决于潜在的无限多的话语语境特征和引述(或思考)话语所言的人所处语境之特征。

基于言语行为多元论可以推论,一句话语甚至可以断言与从语义层面表达的命题并不逻辑相关的命题。甚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话语断言(言说、声称,等等)与该话语语义层面表达的命题不相一致的命题。由此,可以进一步认为,若希望利用关于言语行为内容的直觉以确定语义内容,那就务必格外谨慎行事。尽管可以这样做,我们将表明如何去做,但真正做起

来其过程实难把握、极易走样。

这几点同我们对语义最小论的论辩相关。这是因为反对最小论的许多论据(尤其是我们称之为语境转变论的论据)之内在假设是认为语义内容必须同言语行为内容紧密相联。假若言语行为多元论是正确的,那么就不存在这样的密切联系,从而要求有这种联系就表明为一种哲学偏见。看待这种联系的另一种方法是:如果言语行为内容与语义内容之间真正存在(或必须存在)密切联系,那么所有我们认为佐证言语行为多元论的素材也可以用以消解语义最小论。一些头脑最为敏锐的语境论者正是这样争辩的。我们所采取的策略是接受他们诉诸的素材,但是消解他们关于这种素材具有语义影响的假设。

在这初始阶段,言语行为多元论还有一个方面值得强调,这个方面既具广泛影响,又将我们的观点同当代(所有?)其他关于语境敏感性的阐释区分开来。我们并不认为,某个讲话者在某个语境C中说出一个语句所言说的一切内容均取决于C的特征。言者意向、听者因素、说话的时间地点、在C中凸显的背景知识、在C中凸显的先前对话,等等,不足以确定言者之所言。根据言语行为多元论,关于言语行为内容的理论必须考虑那些述说或思考言者所言的人所处的语境,亦即引述话语所言的人所处之语境可以部分地决定该话语的所言。(据我们所知,唯有我们对这种观点做出了辩护;1997年我们发表了一篇论文为之辩护,尚不知有其他人赞同这一观点。)

1.3 语义最小论的反对者

如前所述,有很多广泛意义上的语义学家可以倡导语义最小论。事实上,那些接受这类限制的语义学研究者往往在内部展开激烈的论战。本书无意为这种争斗做出贡献,而是要剖析一系列的论点(我们在下文称之为语境转变论与语义不完整论)。这些论点如果站得住脚,就会消解语义理论化的可能性。并非所有运用这些论点的人都能意识到这样做的逻辑后果。实际上,我们下面将强调的一点便是,大多数赞成这些论点的研究者存在一种幻觉,即这些论点可以作为“照常营业”的语义学中的一部分。他们没有意识到,一旦踏上这条道路,前面不远处就潜存着危险。

我们将所关注的语义最小论的主要敌手称作激进语境论者与温和语境论者。他们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其立场基于类似的论据。下面先简述这两种立场,然后扼要评述坚持这两种立场者所提出的论据。

1.3.1 主要对手 1: 激进语境论(激进论)

我们想借用两种传统展开论战,依据这两种传统,语义最小论从根本上是错误的。其中一种传统追溯到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经奥斯汀传承,当今由范围广泛的哲学家所拥趸。这些哲学家中一些人自称**关联论者**^①,一些自称新维特根斯坦派,一些自称塞拉斯派。我们把他们统称为**激进语境论者**。这些理论家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即**每一个表达式都是语境敏感的**^②,而基本组表达式的特性不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稍为精确地说,他们持有激进论 1—激进论 3 中的某种版本:

激进论 1 从来没有一个英语句子 S 能够表达命题。语义最小论者赋予 S 的任何语义值只不过是**命题组成部分(或命题干)**,而命题组成部分(或命题干)的特点就在于它不能确定一组真值条件,从而也不能被赋予真值。

激进论 2 从这种意义上讲,语境敏感性无处不在;对语境敏感性表达式基本组无论怎样扩大也无法拯救语义最小论,也就是说,无论基本组如何扩大,所得到的无外乎一个命题干;因而甚至无法做出真值评价。

激进论 3 唯有话语方能从语义层面表达完整命题,具有真值条件,从而可被赋予真值。

尽管不是仅有的二人,J. 塞尔和 C. 特拉维斯对彼此的研究并不经常相互认可(如果有互相承认的话),但是三十多年来他们却是激进论的主要代言人。

……句子字面意义的概念唯有相对于一组背景假设才适用,而且这些背景假设不是也不能是以预设和句子真值条件的指示成分在句子的语义结构中体现的方式,在句子的语义结构中得以体现。(Searle, 1978, p. 210)

语词的意义在确定其何时为真时起作用;但这种作用并不全面彻底。意义在不同的言说中为真值条件的变化留有余地。(Travis, 1996, p. 451)

① 参见 Sperber and Wilson (1986); Carston (1988, 2002); Recanati (1989, 1993, 2004).

② 他们的观点有不同的表述方式。例如,每个句子都是语境敏感性的。或者,假如所考虑的仅为源于基本组表达式的语境敏感性,就无法获得命题或任何可做出真值评价的东西。

……一般而言,句子意义唯有针对背景假设与实践场景才可适用(例如,句子意义只确定一组真值条件),而背景假设与实践场景是无法作为意义的一部分加以表征的。(Searle, 1980, p. 221)

这两位哲学家都声称受到维特根斯坦与奥斯汀的很大影响(Travis, 1985, p. 187; 1996, p. 451; Searle 1980, p. 229)。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对激进论非常尊重。我们将激进论视为否定语义最小论的逻辑必然结果。就我们所知,一些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在论证过程中试图通过增加一点语境敏感性,沿边缘处对语义最小论加以改良,但他们没有认识到,这样做会使他们将自己直接引入激进论的掌控之中。

1.3.2 主要对手 2: 温和语境论(温和论)

语义最小论的另一类对手我们称作温和语境论者。温和语境论者试图在语义最小论与激进语境论之间选取一条中间道路,最小程度地扩大语境敏感性表达式基本组。稍为精确地说,温和语境论者持有温和论 1—温和论 3 中的某种版本:

温和论 1 基本组中的表达式并未穷尽语义语境敏感性之所有来源。

温和论 2 语义最小论赋予真值条件并看作从语义层面表达命题的许多句子,不具有真值条件,也不能从语义层面表达命题,而只表达命题的构成部分。这种语言表达式被描述为“不完整逻辑式”、“语义骨架”、“语义支架”、“语义模板”、“命题图式”(例如,参见 Carston, 2002; Sperber and Wilson, 1986; Recanati, 1993, 2004; Bach, 1994a; Taylor, 2001)。所有这些描述意味着有关表达式不能完全地表达命题,作为语义实体是不完整的,无法对其做出真值评价。

温和论 3 对于所讨论的这类句子,唯有说出它们的话语从语义层面表达命题,具有(可解释的)真值条件,从而能被赋予真值。

温和语境论者通常不把自己看作属于某种传统或者某种流派,他们不会把自己归入温和语境论者。有两类温和语境论者:误入歧途的语义学家和语义学会主义者。

误入歧途的语义学家成为温和论者,是因为注意到一些素材或证据,认